

人生记忆

草色初萌近看无

焦群

我应欣慰，年届晚年的晚期，膝下还有个小小外孙女，让我享着含饴弄孙之乐；我也忧虑，她还在幼儿园阶段，围绕她学习的事，就给我带来教育上难解之感。

教书教了42年的我，蓦然想起教我的老师来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在屯溪高中求学。当时校园里有一大批深受我们喜爱、拥戴，甚至崇拜的老师，虽然时隔60多年了，他们的音容笑貌精神气质，我依然记忆犹新……

教数学的黄老师，书画兼精，师承新安画派，屯溪街上商铺匾额上所书店号多半出自他的手笔。每到元旦，教学楼那面专贴学生自制贺年画的大墙上，准能看到他的一张贺年画作。同学们私下传说，他大学时曾被开除过，原因不知，但能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大学开除，在那时同学们心目中，受到广大学生一份带着神秘色彩的崇敬。

操着桐城口音的是教导处的汪主任，无论哪科老师缺课他都能顶，我就听过他顶的语文课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，用今天眼光看，他几乎没用什么教学法，且在课堂上随着同学们兴趣，竟把课文内容扩展得海阔天空。特别是文中那场大雪，被他一描绘、一渲染，好像教室里已然满空鹅毛飞白，一地积雪铺絮，以致现在我还学着用他的桐城口音背出“正是严冬天气，彤云密布，朔风渐起，却早纷纷扬扬卷起一天大雪来”的句子。

教化学的陈老师腿脚欠灵便。据传许多年前，他就能自制牙膏、肥皂卖钱养家。新中国刚成立那会，老师们早饭都在学校食堂吃，早餐的稀饭过稀，

老师们有意见不敢提，陈老师就能当着校长面将一碗稀饭倒在饭桌上，请校长数数有几粒米？何等的风骨！

霸气十足的张老师一贯懒修边幅，一上讲台就自有“吾乃天下第一物理老师”的气概。他板书起来就像扣动扳机对着黑板进行扫射似的，哒哒哒哒，又响又快。讲台“肚”里有张木凳，本是给电工师傅备用的。当讲课讲得起劲时，他竟随兴所致将木凳拖出，把一只脚踏在上面！这在课堂上本属“不雅”，但由边幅不修的张老师摆出这个POSE，却征服了全班，都觉得此时此刻的张老师非得如此而不可，谁叫他的课教得那样魅力四射？

——哦，难忘的班主任黄老师来了，我那时刚刚从穷乡僻壤突然来到陌生的屯溪市，突然进入这所连操场都分东西两个区的大校园，一时局促不安。是你，用亲切的关怀让我局促渐消，适应了新环境，融入了班集体。那时你带古代文学课，我就觉得如学不好这门课就对不起你黄老师。那次我喜出望外，因为一篇作文竟被你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了。黄老师，你没想到，你那无意之举就在我心田里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……

我知道，之所以有这样的老师阵容，就不能不想起我们的张校长。精壮的身材，浓密蜷曲的黑发，接任之后大刀阔斧，改校名为“屯溪高中”。从我们这届始，招收女生；再从国家运动队中选招了拳击、击剑、摔跤等运动员来校当教练，率先在高中阶段开设这些“稀有”体育项目的培训课程……然而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管理下的校园氛围宽松祥和，因此来上

课的老师，个个都能彰显个性……以致在毕业后这么漫长的岁月里，这批老师的学问才华、精神骨气、课堂风采、育人情怀都还“活”在学生的心间……

女儿又来和我商讨：巧虎、斑马英语，宝宝在学着；听说又出来一种新的学习机，我们要不要买……

我知道教育的现状，也理解女儿的焦虑，但我惑于不知如何回答女儿这些具体问题。思之再思，我只能这样审慎地告诉女儿：你是否了解视频里的老师与校园教室里的老师是不一样的。视频里的老师，是真人出演也好，是卡通人物模拟也好，都不可能以自己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，更不可能随着灵感忽至而突破内容框框即兴发挥，不会把自己人生阅历人生感悟随机融进课堂教学。校园里老师则不然，讲究的是教学质量，而教学质量的高低，授课老师的综合素质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因此老师们必然要在长期学习，长期实践，长期修养的积累中，不断提高综合素质；他们讲究课堂语言的表达艺术、课堂氛围的营造能力、现场情感的抒发魅力、课堂局势的驾驭功夫，甚至本人的风度气质。那么课堂上能让学生印象深刻，过目难忘，直至被浸润人心，陶冶人髓的，只能是有综合素质的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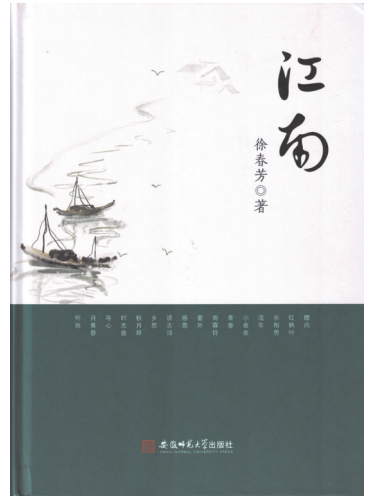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高中学习生活让我明白：学生上课一定不能少了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老师；一定不能少了未必字正腔圆却有性的老师；也一定不能少了以仪容神采、肢体动作来面对面吸引学生、感染学生的老师！因此，我坚信“应试教育”这一页在我们的教育史上总会翻过去，眼下只是草色初萌近看无。

纸上

锦绣山河梦 诗意江南情

——读徐春芳诗集《江南》

王亚鸿



《江南》是诗人徐春芳继出版《雅歌》《颂歌》之后的第三部诗集，收录了他近年来三百多首优秀诗作。全书共分十辑，分别为致爱人、诗歌的光芒、亲情与故乡、感谢你向我走来、时光的祖国、我思故我在、人间味、菊花的声音、足迹以及我和我的云烟。在笔者看来，徐春芳以“江南”为书名，既是情醉江南，也是致敬青春。因为他生活的地理坐标一直在江南，且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曾担任两届“江南诗社”社长。

徐春芳的诗歌有的婉约浪漫，有的气势磅礴，有的幽默讽刺，有的引发哲思。他的诗歌既有“小我”——对生活和生命的敬畏与感知，如他对爱情的忠贞与爱恋，对亲情和故乡的感恩与眷恋，对大自然的热爱与赞美；又有“大我”——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精神的继承与探索，如他秉承爱国怀乡的修养与自觉，热爱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，具有洞察历史和现实的大视野与哲学观。

没有爱的诗歌，不是真正的诗歌。聂鲁达曾说：“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。否则，这是一个很奇怪诗人。”徐春芳尤其擅长写爱情诗。他的爱情诗清新浪漫，既有初见的羞怯与喜悦，也有离别的幽怨与痛楚，更有海誓山盟的痴心与坚贞。

我们来看《赠内》这首诗：“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月亮也圆了二百四十多回/添了两个儿子，和一个小家/眼前的灯火流淌着迷醉……记忆的老虎落光了牙齿/走过的路何其蹒跚和修远//月光在我们脸上添了一层釉/那是点燃的憧憬在飞溅——梅花和白雪落满庭院。”诗人以“月亮”为意象，寓意小家的温暖和圆满。时光流转，明月为证，一路走来，有温馨也有艰辛。月光在彼此的脸上添了一层“釉”，寓意诗人对未来的憧憬，彼此的爱如梅花和白雪般坚贞浪漫。烦嚣尘世间，这样相看永不厌的爱情，尤为珍贵，可以丰盈和升华人生。徐春芳的爱情诗呼唤人性，赞美人性，具有打动人心的魔力。

一个诗人的孤独，必定有乡愁。余光中先生曾说：“一个读书人的乡愁是把空间加上，乘上时间，乘上文化的记忆，乘上沧桑感，这种乡愁是立体的。”徐春芳的乡愁诗也是立体的，不仅有对故乡望江的眷恋，也有对第二故乡芜湖的深情，不仅有对锦绣山河的赞美，也有对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颂扬，具有“大历史观”和“大时代观”的觉悟。

在《故乡与现在》中，诗人以童年的水田里的“白鹭”为意象，隐喻诗人回乡的方向，尽管“故乡如母亲爬满皱纹的脸/改变了旧日红润的容颜”，但是“芜湖是一个无法割舍的女人/将我在醒来的鸟鸣里牵绊……”诗人的心已成为一座“古塔”，敲打着他的欢喜和疼痛。此时的乡愁，是空间的远方，是时间的过去，告诉他此刻的繁盛和知足。

艾略特认为：“诗人如果不掌握散文体，就写不出层次丰富的作品。”徐春芳在散文创作和芜湖人文历史研究方面颇有成绩。他在多首诗中提到“赭山”，如《赭山山顶上看月亮》《心动辞》《赭山》《抵达》《窗外》《我被你眼里的火焰炙烤》等。赭山，不仅镌刻着历史名人的足迹，也承载着诗人的生命体验。

哲学的沉思，代表了诗人的高度。《古扬州》里不仅有明月、美人，还有刀剑和诗人，李白、鲍照、姜夔、文天祥和史可法的每一个时代，都在他的脸上“犁出了一条沟”。客观地说，徐春芳的怀古咏史现代诗，如《曹植的时代》《致李煜》《大唐悲歌》《南朝绝句》《秋浦怀李白》《芜湖淮海古战场感怀》等，也是一种“文化乡愁”，站在历史的高度，唤起民族传统文化整体性的记忆，给人以启迪。

埃利蒂斯认为：“诗必须要经过智慧的过滤，词句表达方法的提升，畅用所有语言中奇妙效果的可能。”徐春芳的诗歌清词丽句信手拈来，语丰意悠行云流水，这与他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学养密不可分。他的诗歌通俗易懂，不搞光怪陆离、荒腔走板的东施效颦，即使偶尔写口语诗，也赋予哲思。《日常生活》这首诗，共四段，前三段是重复的句式：“穿衣。吃饭。洗澡。上班。购物。争吵/脱衣。上床。睡觉。”重复叠句，乍一看，像在念经，再看末段：“当有一天，我们什么也不干了/身上会长满野花和青草”，让人恍然彻悟生活和生命的意义。

诗人的诗学，就是用词语构建一个独具一格的世界。《传统与先锋》表达了徐春芳的诗观：“我手写我口，什么主义都放下。我诗给我心，万象森罗来说话。”“弗洛伊德喜欢把梦/切成一瓣瓣橙子/艾略特在四月的手术台上/给传统成功地动刀/尼采当众杀死了上帝/梵高的向日葵在田野里哀嚎/杜甫一辈子没写过海棠诗……惠能和尚不认得几个大字/可他播下中国禅的种子……我在诗句上摆了两枚硬币/可能摆脱死亡的游戏？”徐春芳不想被戴上“传统”或者“先锋”诗人的帽子，这或许是他的作品多元化的缘故。

一入夏，许多艳色的花儿都暂时歇了场，悄悄坐在枝头的，是小朵小朵的白花兒。

白花不招摇。夏是低调的。初夏有茉莉。开着白花的茉莉。

梅雨季将至未至，空气先已软软起了湿意。爬满青苔的老宅前，青砖灰瓦的廊檐下，茉莉不大的卵形叶子缀满极细的枝干，它们吮饮着南方的露水，然后吐出纽扣大小的花蕾儿。白色的花蕾三五颗，聚在枝尖上，像几粒豆子，微微染着一豆青色。

茉莉最像少女，最具初恋气质。那些白色的花儿盛开时，悠悠散着淡雅的香味儿，一种且盛开但不会惊扰叶子的意思。夏天么，绿才是主题。茉莉花瓣单薄，若是浮在杯子里，没个三五朵，是铺不满杯口的。花期也短，一朵花再美，也只开一天。

少女时候，我买香水，最爱茉莉味的。后来喝茶，也爱茉莉茶。及至成年，也只想低眉做一个小白花一样的女子，不浓烈。是干净就好，淡然就好。

初夏有金银花，初开白色，翌日便成金黄。盛开时，寸把长的细细花蕾裂开，香气炸泄，仿佛无数小蜻蜓停栖在悠长悠长的藤蔓上，呼唤雨季到来。记忆里，老家的土篱笆墙上，睡着厚厚一堆金银花藤，篱笆墙下丛生野蔷薇。花开时节，金银花和野蔷薇相望相迎，乡人荷锄下地，路过也不采。只有野蜂子

闲情

初夏的白

许冬林



在那里嗡嗡扑扇小翅膀，也像荷锄奔忙的农人。

金银花开过，便是栀子开。栀子也是开白花的。栀子花在乡下是寻常物，童年时，我们那个临水的村庄里，家家门前一棵。家家都有栀子花，所以家家的女儿初夏都有花戴。

栀子花比茉莉花开得要胆大些，直白率性些，有些乡下小妇人的质朴和热情。那花有掌心大，重瓣的甚至有碗口大，一朵花的香气能涨满一间屋子，一棵花树能香大半个村庄。所以，栀子花盛开的初夏，我的村庄仿佛被花香给抬升起来了，荡荡浮动。村庄醉醺醺的，乡路也熏弯了腰，在花香与草木清气里逶迤着，迎送劳作的乡人和出门的学子。

有一回晚上，在巢湖边的湖滨大道上开车，夜色幽深，路边的树木芦苇幽深，心下莫名生起漂泊的孤寂。这时，忽听得风里一缕栀子花香，不禁缓缓放慢车速，心儿也在花香里缓缓安妥。在我的习惯性思维里，有

栀子花的地方，必有村庄，必有一户户安静生活的人家，那人家也必有纯洁好看的女儿……人世是这样端然美好，寻常烟火也是可亲可敬。

在我的江边小镇，开白花的还有夹竹桃、木槿、牵牛花之类，只是这几种植物也有开红花或紫花的，到底比不得茉莉和栀子的纯粹。

早先，我们小镇的江堤脚下，还有成片成片的荷塘，塘里白荷花居多，覆盖了茫茫的水面。也有红荷花，艳艳的，像个小妖精，远远摇曳在塘边的蒲草和芦苇丛里。童年时，我喜欢和家住塘边的同桌琴去采红荷，红荷耀眼，总有些鼓荡人心。我们采红荷，大人们也不责备，他们说红荷是野荷，对之不屑。

白荷自然不可随意去采，因为那是家养的荷花。所谓家养的，大约代表着正统，代表着被认同，也就代表着身份地位。

乡人厚爱并呵护白荷。以致我们站在塘边，远看白荷，无端觉得有隆重的事要发生。白荷令人觉得纯洁矜持自有其深远的意义。心想着，长大了，可一定要做白荷一样的人。

冬天，抽干荷塘的水，乡人去挖藕。在白花花冬阳下，许多人赤了脚去踩，去寻最粗最长的藕。那是白荷花身下结出的白藕。

春春天，父亲在门后的长宁河里种菱。虽然只种了三四丛，但菱发得快。父亲说，“六月六，发一间屋。”那菱能摘多少菱角啊，这童年里最清甜的水果。在我们的方言里，“六”和“屋”的韵母发音相近。一棵菱，到了六月，可以在水面抽枝散叶地铺出一间屋那么大的场面，这是一棵柔嫩纤弱的水生植物默默撑开的生命格局。

菱开白花。在初夏，白花出水，蛾子似的，比茉莉花还要小得多。仿佛不愿意让人知道，它开花了。



时光之绣 陈俊明 摄